

“庙疙瘩”就是洛邑文王明堂遗址？

我市一位考古爱好者花19年时间证明自己的论断，他还推断老子负责的国家图书馆也在这里；但业内专家认为相关论断缺少实物、遗迹支撑



□记者 刘亮 文/图

在高新区辛店镇张沟村和吕沟村村民眼里，“庙疙瘩”这个高丘除了逢年过节在上面放烟花外，并无特别之处。但从1994年开始，张战弓不知道登上“庙疙瘩”多少回，他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洛邑文王明堂遗址。19年来，他不断翻阅史料、现场查勘来证明自己的论断。他的这些佐证可信吗？考古界对他的论断有什么看法？



▲张战弓设想的洛邑文王明堂遗址全貌



▲张战弓经常拿着书到“庙疙瘩”（图中高丘）旁证明自己的论断

缘起

一块石碑开启19年追索之路

1994年，还在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张战弓在张沟、吕沟两村交界处发现了被村民称作“庙疙瘩”的高丘，高丘高约30米，宽约180米。通过村民介绍，张战弓见到了村里一块清朝乾隆四十二年（公元1777年）重修文王太庙和灵台的石碑。

张战弓认为，此文王太庙和灵台并不是近代才有，因为其中有一句“数千年于今无斁(yì)”，这表明自周公测洛至乾隆年间，这里是不断修缮的，并要求世代相传下去。

张战弓主要研究经济，对考古也颇感兴趣。他立即在高丘周围查勘，竟发现了被他称作“沙石遗迹”的一些碎石块。他越发兴奋，因为根据《诗经·灵台》记载：“水旋丘如壁曰辟雍。”张战弓据此开始每天钻研相关文献资料，来证明自己的论断。

求证

大部分细节都有文献记载

1999年，张战弓退休了，有了更多的时间阅读大量的古文献和相关的学术书籍。今年已经75岁的张战弓依然经常拿着相关文献去“庙疙瘩”走走、看看。

为何张战弓这么肯定“庙疙瘩”就是洛邑文王明堂？张战弓说，清《白虎通疏证》中明确写道：“武王伐纣营洛邑而定鼎焉，在今洛阳西南、洛水之北有鼎中观也。”他查了很多史料，目标都指向辛店镇这一带。

除此之外，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一诗说：“周明堂、灵台当在国之西部，与辟雍同处。”在“庙疙瘩”周围，张战弓发现了不少沙石、蛤蚌、瓦砾，“这些都是辟雍（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）留下的”。张战弓说，据史料记载，孔子向老子问礼，就是到太庙得到的图书。老子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馆长，所以张战弓推断，老子负责的国家图书馆也在这里。

张战弓构想，在洛邑文王明堂遗址灵台前面，确如碑文所记有后稷、文王太庙等7个庙宇；灵台周围的确是沟池灵沼、沙石、蛤蚌等遗存；灵台西边，是池沼之水源——张沟河……

专家观点 仅文献记载还不够，还需要现场遗迹

因为张战弓的坚持，业内很多专家都认识他，对于他的执着和论断，他们怎么看？

洛龙区档案史志局局长马正标认为，张战弓提出的论据有很大的可能性。他说：“从乾隆年间的碑文来看，当时的人已经把这里当成文王太庙了。还有文献记载，成王定鼎也在这里。”

龙门石窟研究所副所长、市博物馆原副馆长苏健认为，因清代乾隆年间距离现在时间较短，所以此碑文并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证据。太庙、辟雍等这些礼制性建筑按照规定必须建在城外，但是老子负责的国家图书馆并不属于礼制性建筑，所以，张战弓推断洛邑文王明堂在辛店镇张沟、吕沟两村

交界处有可能，但老子负责的国家图书馆也在那里是不能成立的。另外，对于洛邑文王明堂的具体位置，有文献记载在王城以南，但不排除文献错误的可能。所以，不能轻易断定洛邑文王明堂就在这个位置。

一位长期从事考古的专家说，他曾因为张战弓的文章专门到“庙疙瘩”查勘了几次，但是并没有找到能证明“庙疙瘩”就是洛邑文王明堂的证据。他说，洛邑文王明堂是一个大的建筑群，但他并没有在“庙疙瘩”周围发现任何地上、地下当时遗留下来的遗迹。该考古专家认为，从考古方面来讲，文献记载很重要，而对其历史遗留痕迹更须谨慎，对于张战弓的佐证，还需要考古界进一步证明。

相关链接

洛邑文王明堂位置成谜

明堂是儒家的礼制建筑，为古代帝王明政教之场所，凡祭祀、朝会、庆赏、选士等大典礼均会选择在明堂举行。

北宋经学家和理学家陈祥道《礼书》卷四十《周明堂》写道：“明堂之作不始于周公，而武王之时有之，《记》曰‘祀乎明

堂而民知孝’是也。”这就是学者所传的“镐京明堂”。因为武王克殷之后便迁都镐京，去世之前都在镐京，行祭祀礼的明堂必然在镐京。武王去世之后，周公摄政，才有经营洛邑之事，也才有成周明堂，不过该明堂具体位置成谜。

周公庙定鼎堂 曾遭重物打击？

专家称，极有可能是在战争时期“负伤”

□记者 李燕锋 程芳菲 通讯员 张晓艺

正在维修中的周公庙定鼎堂近日出现了一个让工作人员“迷茫”的问题：离地近5.5米高的飞檐斗拱曾受到重物打击，损毁情况十分严重。问题到底出在哪？经省古建所专家及现场工作人员分析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：定鼎堂极有可能是在战争中“负伤”。

维修周公庙 发现定鼎堂似遭重物打击

洛阳晚报记者昨日了解到，10月初，周公庙博物馆一期维修工程正式启动，计划通过3个月时间，对该馆的主殿定鼎堂、三殿及东、西廊房进行维修，这是自清康熙十五年（公元1676年）后，首次对周公庙进行大规模维修。

周公庙博物馆馆长周海涛介绍，在对定鼎堂进行维修的过程中，工作人员在校正大殿四边斗拱的时候，发现西南角斗拱折断性损坏，损坏情况严重。发现此情况后，维修工程小组请来省古建所的工程师高建立现场勘察，分析原因。经高建立和其他工作人员勘察，大家发现定鼎堂西南角斗拱木构件已经折断，但并未腐朽，似乎折断是受到未知重物打击所致。

专家称 可能是在战争中“负伤”

专家这样的勘察结论让工程组人员感到迷茫：离地近5.5米高的飞檐斗拱能被什么东西落下打坏呢？如果按照人们习惯的推论，应该是树木倾倒砸的，可是定鼎堂周围并没有大型树木，怎么可能会出现此类问题呢？

大家只好追溯定鼎堂的历史。周海涛介绍，据史料记载，周公庙几经战火毁灭，而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程度的修缮或重建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周公庙分别做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据点，周公庙及其周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。“西南角的斗拱断裂或许就是这两次战争中的某次打击所致。”周海涛说。

据悉，经过与古建专家沟通，维修小组最终决定对折断的构件进行接补，并对其进行胶粘，再用铁件进行加固。